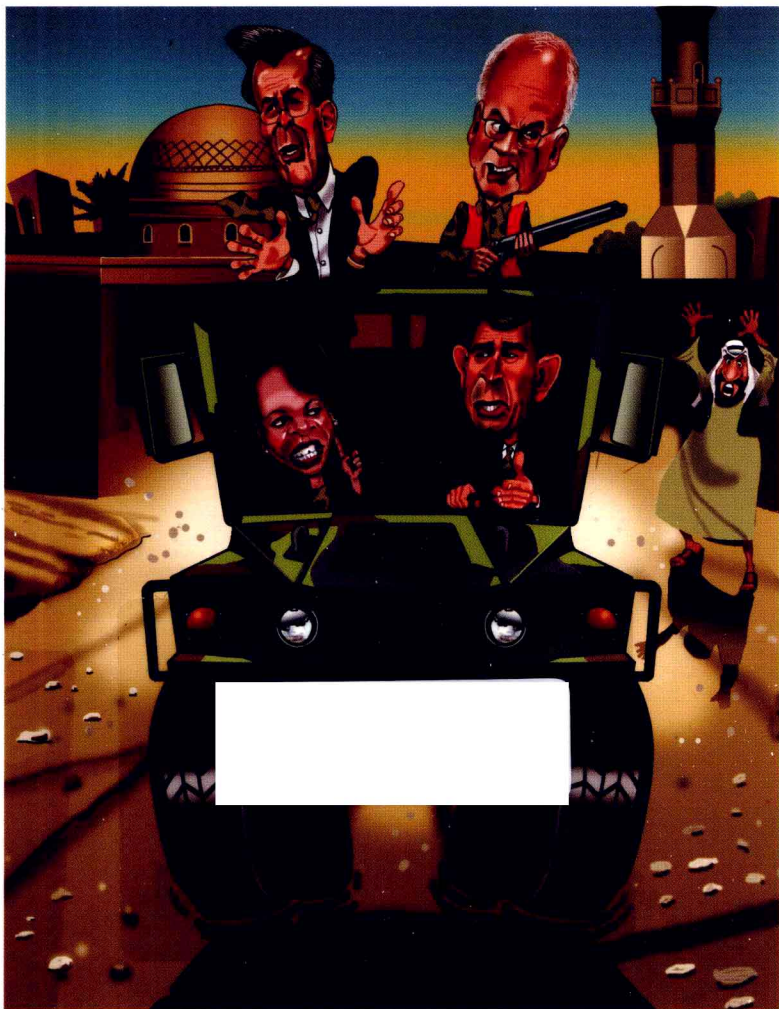


# 美国在中东的厄运

*America's Misadventures in the Middle East*

〔美〕傅立民 / 著  
(Chas W. Freeman Jr.)  
周琪 杨悦 / 译



# 美国在中东的厄运

---

〔美〕傅立民 / 著  
(Chas W. Freeman Jr.)  
周琪 杨悦 / 译

---

America's Misadventures in the Middle East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在中东的厄运 / (美) 傅立民 (Freeman, C. W.) 著;  
周琪, 杨悦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2

(美国研究译丛)

ISBN 978 - 7 - 5097 - 3718 - 7

I. ①美… II. ①傅… ②周… ③杨… III. ①美国对外政策 -  
中东问题 - 研究 IV. ①D871. 20 ②D815.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02909 号

· 美国研究译丛 ·

### 美国在中东的厄运

著 者 / 傅立民

译 者 / 周 琪 杨 悦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全球与地区问题出版中心 (010) 59367004

责任编辑 / 段其刚 张金勇

电子信箱 / bianyibu@ssap.cn

责任校对 / 丁立华

项目统筹 / 祝得彬

责任印制 / 岳 阳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20

印 张 / 13. 8

版 次 / 2013 年 2 月第 1 版

字 数 / 238 千字

印 次 /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3718 - 7

著作权合同

登 记 号 / 图字 01 - 2011 - 6455 号

定 价 / 3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目 录

前 言 .....	1
<b>第一部分 从沙漠风暴到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 .....</b>	<b>1</b>
第一章 从风暴之眼来观看：美国驻利雅得使馆眼中的 科威特危机 .....	3
第二章 美国在中东的目标与终结游戏 .....	41
<b>第二部分 陷入伊拉克的伏击 .....</b>	<b>55</b>
第三章 对伊拉克战争的反思 .....	57
第四章 美国的单边主义在两河流域的作用 .....	65
第五章 突然改变方向、混乱状态与对政治辩论的 压制 .....	71
第六章 占领及其对国家安全的后果 .....	75
<b>第三部分 政策的后果 .....</b>	<b>81</b>
第七章 海湾合作委员会和对政策后果的管理 .....	83
第八章 美国外交政策与阿拉伯世界 .....	91
第九章 美国在中东的利益、政策和结果：能源、以色列、 进入及对穆斯林愤怒的遏制 .....	101



第十章 西亚与下一届美国总统：延续前任的政策将不会有作为 .....	116
第十一章 美国与阿拉伯的关系：前进道路上的岔道 .....	128
<b>第四部分 捍卫外交和情报 .....</b>	<b>141</b>
第十二章 为什么不能“让他们憎恨我们吧，只要他们害怕我们”？ .....	143
第十三章 恐怖主义时代的国家安全 .....	151
第十四章 没有外交的帝国 .....	162
第十五章 美国的领导地位能恢复吗？ .....	173
第十六章 恐怖时代的外交 .....	184
第十七章 为什么不尝试外交手段？ .....	194
第十八章 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脱线先生掌权 .....	204
第十九章 论情报 .....	215
<b>第五部分 对沙特阿拉伯的看法 .....</b>	<b>231</b>
第二十章 沙特阿拉伯与全球化的力量 .....	233
第二十一章 沙特阿拉伯内外交困 .....	240
第二十二章 阿拉伯人娶了中国妻子：未来十年的中阿关系 .....	246
第二十三章 沙特阿拉伯：没有变革的进步的终结 .....	254

# 第一部分

## 从沙漠风暴到入侵 阿富汗和伊拉克

1990~1991年解放科威特的战争结束大约10年后，我认为我已经等待了足够长的时间，可以撰写一本简要而又相对不偏不倚地从美国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大使的角度来看待这场战争的记述了。但是，当我正准备向我的朋友、战时司令诺姆·施瓦茨科普夫（Norm Schwarzkopf）寻求信息和咨询时，来自沙特阿拉伯的宗教极端分子发动了“9·11”袭击。我把书稿置于一旁，因为它不再合时宜。直到如今，它才得以出版。

然而，当我在对那些描述我对美国和中东国家交往的看法的演讲稿和文章进行编纂时，这些对海湾战争的个人记述似乎成了本书逻辑上的起点。这是我第一次接触阿拉伯世界；也正是在这期间，“9·11”事件和阿富汗战争的种子被种下。我在2004年时就认为（见第二章）：美国虽然在军事上击败了萨达姆在科威特的军队，但没有取得与我们的军事胜利相匹配的政治上的胜利，这反映出美国的战争方式中有一些独特的机能不良的成分。我们未能对伊拉克实施政治上的封锁，最终导致了另一场与萨达姆的战争。同样，1990~1991年海湾战争引发的社会、政治矛盾，刺激了一位愤怒的沙特阿拉伯青年本·拉登，使他转



变成为极端的反美主义者。这也造成了一些后果。

然而，当我记述随后发生的战争时，还没有人料到会发生“9·11”事件和美国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我对海湾战争的回顾就我们能从中吸取的教训得出了一些结论。这里我原封不动地保留了这些结论。我认为它们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但是，毫无疑问，随着事后了解的进一步加深，任何读到我的文字的人都会得出更深刻的教训。一些教训已经被克里斯蒂安·阿方斯（Christian Alfonsi）在其富有洞见的《沙漠中的轮回：为什么我们会回到伊拉克》（*Circle in the Sand: Why We Went Back to Iraq*）一书中记录下来。该书不仅大量援引了对一些主要官员的访谈，还引述了我和美国驻利雅得使馆外交官在1990年到1992年间撰写的论著；这些论著解释了海湾战争的起源及其意想不到的后果。

以下就是我当时作为驻沙特大使时对该战争的看法。

# 第一章

## 从风暴之眼来观看：美国驻利雅得 使馆眼中的科威特危机

写于 2000 ~ 2001 年间

### 导言

1989 年 4 月，老布什总统要求我出任美国驻沙特阿拉伯王国大使。像现在人们所熟知的一样，参议院延迟了对任命的批准。在得到任命之后，我于当年 9 月开始在利雅得任职。我负责的使馆和外交使团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有将近 5000 名人员，包括美国的军事和文职人员，以及第三国国民雇员。他们之中的许多人负责执行美国对外援助计划，其薪水由我们的东道国沙特阿拉伯支付，因而他们的名字在华盛顿的名册上并没有记录。

### 沙特阿拉伯与美国的关系：表象和现实

尽管沙特阿拉伯和美国都乐于将密切合作的形象呈现给世界，但是自我在利雅得任职以来，两国的实际关系绝对是好坏参半。一方面，两国的情报部门正在庆祝它们与巴基斯坦在反对苏联在阿富汗的帝国主义行径方面的成功合作。迄今为止，沙特阿拉伯仍是西亚-北非地区，即中东地区美国最大的出口市场。同时有超过 10 万名沙特阿拉伯学生在美国接受高等教育，还有同样数量的沙特阿拉伯人在美国各地拥有第二个住所。





另一方面，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的高级政治、经济和军事官员很少互访。早在 10 年前或者更早，双方就建立了内阁级联合委员会或其他机构，以促进双边对话和互动。不过由于缺少对美国公司销售努力的官方支持，美国公司在沙特的巨大市场份额输给了其欧洲的商业竞争对手。在以色列的怂恿下，美国国会否决了对沙特销售武器的建议，这导致在对沙特的武器出口国中，美国排在英国、法国和中国之后，位居第四。美国与沙特的武装力量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军事演习或其他直接交流。当我抵达利雅得时，一项大型武器销售方案（M1-A2 主战坦克）正在洽谈中，但是双方都没有考虑发起任何一项重要倡议，来加强与对方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联系。

作为大使，我认为把双方纳入对方的政策版图是我的使命。我同时也在致力于推动双方官员更多的互访（包括国会代表团），以将美国的武器销售和军事合作恢复为首要的对等关系，使美国对沙特阿拉伯的出口恢复活力。鉴于伊拉克稍后对科威特的占领（1990 年 8 月 2 日 ~ 1991 年 3 月 2 日）和海湾战争对美国与沙特关系的影响，这些目标事后看来带有些讽刺意味。

## 旧世界秩序的终结

在 1989 年的最后两个月，柏林墙的倒塌和罗马尼亚斯大林主义独裁者被推翻，明显标志着苏联帝国及其制造的国际分裂走到了尽头。这一事件刺激了美国驻利雅得使馆尝试分析冷战的结束对美国在沙特阿拉伯和周边地区的利益具有什么含义。我们感觉到，含义之一是，莫斯科可能再也没有能力约束其加盟共和国的抱负了。我们推测，就伊拉克的情况而言，这可能是危险的，因为它在 8 年的对伊朗战争后，已经兴起为波斯湾地区占支配地位的军事强国。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危险之一是，在新的形势下，伊拉克可能会被诱惑使用武力来实现其长期以来对科威特的主权要求，或是恐



吓海湾地区的其他小国。

诺曼·施瓦茨科普夫（Norman Schwarzkopf）将军当时担任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他继承的是过时的旨在保护伊朗不受苏联攻击的冷战时期的计划，但他决心要更改对其部队的命令，变为随时应对更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1989年11月，他获得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批准，把制订阿拉伯半岛的防卫计划作为其首要使命。1990年2月，当施瓦茨科普夫将军和我在利雅得谈论起此事时，我赞同他的看法：最现实的核心计划就是让美军做好准备，以应对伊拉克或伊朗入侵科威特这样的紧急情况，而这一入侵甚至可能还会像1934年所发生的那样，得到也门入侵沙特阿拉伯南部纳及然省的支援。从7月16日到23日，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一次针对科威特紧急情况的指挥所演习（代号为“内窥”，Internal Look），这为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不到两周后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实际突袭作出反应提供了非常宝贵的作战和后勤规划数据。

1990年4月初，部分是由于我的敦促，负责近东和南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约翰·凯利（John Kelly）召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所有大使在德国的波恩召开了一次使团主管会议。<sup>①</sup>我的使馆以三封电文的形式为这次会议贡献了我们有关冷战结束对地区的含义的分析和结论。<sup>②</sup>这些电文推测，伊拉克可能会凭借其在海湾地区的军事优势入侵科威特。结果仅有美国驻巴格达大使爱普瑞尔·格拉斯皮

- 
- ① 我们这些大使怀疑，会议地点的选择，部分原因是为了让我们远离华盛顿，以确保我们不会提出一些尴尬的、可能政治上不正确的问题，或与不受近东和南亚事务委员会控制的其他官僚机构直接商讨问题，这样一来我们就不会不经意地搅乱近东和南亚事务委员会的机构运作。当时国务院还是在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的领导之下，国务院的官员对一些来自非国务卿圈内的人的想法是出了名的拒之门外——甚至态度是敌对的。
- ② 时至今日，出于一些无法解释的原因，除了一些片段，国务院拒绝对这些被称之为“多毛的猛犸象”系列的电文解密或公布它们。克里斯托弗·阿方斯（Christopher Alfonsi）在其著作《沙漠中的轮回》（*Circle in the Sand*）一书的开头记述了它们的内容。



(April Glaspie) 和我认为这具有现实的可能性，而其他与会者都认为伊拉克将入侵科威特的看法是难以置信的。

## 不经意向巴格达释放的信号

1990年4月末，我得知美国海军建议把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一直在波斯湾驻防的4到8艘舰只减少一半或是完全撤出。海军作战部长面临着巨大的预算压力，被迫削减美国海军舰只的数量，而这些舰只中有一种是特殊装备的指挥舰，它在其他地区有很大的需求。据说他认定，随着冷战的结束，海湾地区对于美国来说不再具有足够的战略意义，美国海军也无须在该地区继续驻防。同样，国务院也建议关闭美国在宰赫然（Dhahran）的总领事馆，它是沙特阿拉伯的东部省（沙特王国的石油储备和生产都集中在这里）唯一的外国领事馆，理由是冷战后美国在当地的利益不足以证明它在该地区的继续存在有任何意义。

与该地区的其他大使一样，我强烈支持中央司令部司令施瓦茨科普夫（Schwarzkopf）将军反对海军作战部长减少海湾地区舰只的提议。他也支持继续保留美国在宰赫然的总领事馆。1990年6月，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鲍威尔同意海军应当留守。7月，我对关闭宰赫然总领事馆建议的反对意见也被接受，该总领事馆得以暂时保留。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伊拉克注意到了美国与沙特的关系陷入了低潮以及美国海军和国务院建议减少在海湾地区的存在。在沙特阿拉伯的美国人圈子里，这两个建议广为人知，并受到了广泛讨论。巴格达肯定能回忆起，在两伊战争期间，虽然美国海军曾为科威特油轮护航，但在海湾国家中，科威特长期以来一直是海湾国家中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存在批评最为激烈和最不支持的国家。美国和科威特没有重要的军事交往，更少有承担防卫科威特的责任的迹象。华盛顿没有发布任何指示要求重新考虑这一立



场。（美国没有采取行动遏制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布什政府后来让格拉斯皮大使为此做了替罪羊。国会责备她在7月25日萨达姆出人意料地召见她的时候，没有向他提出一旦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将带来的严重后果。此事尽人皆知。而如果她自作主张地表现出美国承担了解救科威特的战争的责任，她将有理由受到严厉惩罚。）所有这些表现都释放出了美国对该地区明显漠不关心的信号，这些很可能导致伊拉克总统萨达姆对美国对他于8月2日越过科威特边界后将作出的反应做出了误判。

## 疏忽和怀疑

在任何情况下，只要有重大事件（如苏联帝国在东欧的非殖民化和德国的统一）在其他地方发生，美国都不会把注意力放在海湾。即使当萨达姆指控科威特和阿联酋在石油输出国组织规定的石油生产配额上进行了欺诈而对两国发出威胁时，美国的决策者实质上还是对此置若罔闻。相反，他们关注的是萨达姆在同一次讲话中对以色列发出的“倾注火力”的威胁，假如以色列再次对伊拉克发动侵略的话。<sup>①</sup>（现在回想起来，萨达姆恐吓的底牌可能是他认为伊拉克制造核导弹的项目很快就会取得突破。其动机在于担心过量生产石油以及随后带来的低价格会造成巴格达的财政危机。）

当萨达姆开始威胁要对科威特采取军事行动时，海湾国家也没有把萨达姆当回事。它们之中存在着一个信念：阿拉伯人不会打阿拉伯人。20世纪80年代初，当伊拉克陷入可能被伊朗推翻的危险时，它从科威特（以及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那里获得了巨大的金融援助。那种认为伊拉克对其援助国的这一关键援助将以军事进攻作为回报的想法很容易被忽略。

<sup>①</sup> 以色列曾在1981年轰炸并摧毁了巴格达郊外的核设施。



当伊拉克对海湾地区阿拉伯国家的威胁日益升级时，约旦开始就两国统一问题与伊拉克进行秘密谈判。有传言说，在6~7月间，约旦国王侯赛因将要重新宣传其家族对希贾兹（Hijaz）的古老主权要求。（希贾兹是沙特阿拉伯东部省的旧名，圣城麦加和麦地那两个城市都位于该省。）侯赛因国王开始偶尔称自己为“谢里夫”（Shareef），这是前沙特时期麦加的统治者所使用的称号。沙特皇室忽略了这一迹象，仅把此看作已被充分证明了的约旦统治家族精神不稳定史的又一证据。与此同时，沙特阿拉伯和也门因尚未解决的边界问题而引起的紧张状态也升级了。但是，没有人察觉出这些事件之间的联系或了解巴格达领导的阴谋。

利雅得和科威特的关系当时也很紧张。除了其他原因外，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一样，也怀疑科威特在石油配额问题上作弊。尽管如此，沙特外交部还是回应了科威特的立场，认为没有必要采取遏制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任何行动，而且还觉得这种行动的后果可能会适得其反。像科威特一样，沙特也没有使军队警觉起来。只有阿联酋看到这些威胁严重到足以有理由采取遏制行动。

7月初，阿布扎比（Abu Dhabi）请求美国空军在阿联酋举行一场前所未有的联合空中演习。尽管遭到了沙特和其他海湾国家的反对（我建议华盛顿对此不要认真看待），美国政府还是同意了。其结果是，当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时，阿联酋是唯一一个保持军事警觉和枕戈待发的海湾国家。

当美国政府在5~7月间多次询问科威特是否需要美国作出任何威慑姿态时，科威特政府反复拒绝了这一建议。（8月1日傍晚，科威特政府高层重申了这一自以为是的判断，作为对美国大使再一次提出给予支援的回应。这发生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前仅仅几个小时。）

1990年7月20日，伊拉克军队在伊拉克中部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联合军种演习。7月底，伊拉克军队被部署到了科威特边界附近。科威特军队最后终于警觉了起来。美国情报分析家们的最好猜



测是，可能发生的最糟糕的情况是伊拉克夺取鲁迈拉（Rumaila）南部的科威特油田。很多年前，巴格达曾经占领过这些油田，并向科威特索要现金作为撤出的前提条件，并最终得到了现金。但对于大多数观察家来说，即使是这种级别的军事计划也似乎是不可能的。沙特阿拉伯开始在伊拉克和科威特之间进行斡旋。按照计划，伊拉克人和科威特人将于8月1日在吉达（Jeddah）会谈。

7月30日，我征询了利雅得使馆外交人员的意见。他们建议说（使团的副主管中有一人持明显不同的意见），我没有理由不执行在8月份回国探亲的常备计划。华盛顿同意了。人们预期，无论伊拉克和科威特之间发生什么事情，都将会是有限度的，而且在性质上是双边的。没有人预见到将发生任何可能将美国卷入其中或成为美国与沙特关系中一个重大问题的事件。一些人推测，至多是阿盟接手沙特的努力，来收拾伊拉克人和科威特人制造的混乱局面。他们说，最糟糕的情况是，我也许不得不提前结束探亲。7月31日凌晨之前，我按照在很长时间以前制订的计划，离开了利雅得。

## 震惊，突如其来的惊讶与解决

1990年8月1日，我在罗德岛州的布里斯托尔（Bristol）的家中度假。8月2日凌晨3点，我因时差而醒了过来。我把短波收音机调到了英国广播公司，希望能听到前一天伊拉克和科威特在吉达谈判的结果。我得知，就在双方谈判结束并同意一周后在巴格达再次会谈后不到4个小时，伊拉克入侵了科威特。

萨达姆一手玩欺骗，一手采取了迅速的军事行动以获得突如其来的效果。后来表明，他已经至少花了5年时间来秘密筹划攻打科威特。在吉达的会谈使科威特和其他海湾国家忽略了伊拉克的军事部署和入侵准备。事后回想起来，7月20日伊拉克的军事演习，竟然是8月2日入侵的全面预演。伊拉克军队的大规模行动，实际



上是由一支来自巴格达的由伊拉克突击队员组成的篮球队引导下率先进入科威特开始的。到8月3日，伊拉克共和国卫队仍在沿着与沙特阿拉伯接壤的边界挖战壕。

华盛顿花了好几个小时才意识到，伊拉克占领的不只是几个油田，而是整个科威特。巧合的是，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很早就安排好要在8月2日在科罗拉多州的阿斯平研究所与老布什总统会谈。作为这次会见的成果，英美两国对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反应是一致的，法国也很快加入了进来。英美的反应也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为坚决。

到8月3日，情况已经变得明朗，巴格达是在没有照会苏联和获得苏联支持的情况下采取行动的。苏联似乎也准备与法国、英国和英国站在一起，反对伊拉克攫取科威特。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上没有投反对票，这使得联合国安理会得以首次像发起国所希望的那样，作为一个监护人和国际法的执行者来行动。伊拉克试图以“强权就是公理”的断言来开启冷战后的世界秩序。但我希望这种世界新秩序的本质特征是，通过国际社会对这种目无法律的行为和实际行动的扭转和惩罚，来集体拒绝接受之。<sup>①</sup>

8月4日，伊拉克共和国卫队沿沙特边境的两个师被观察到正在为进一步向前推进做准备。<sup>②</sup>伊拉克的侦查巡逻队被确认已经挺进到了沙特的纵深地带。原来被看作一个地区性问题的事件突然开始具备了更广泛的战略含义。8月5日，老布什总统做出了果断的决定：动用美国军队保护沙特阿拉伯。

很明显，这关乎美国的利益。无论是美国还是（美国经济繁荣赖以依存的）全球经济，都无法承受允许伊拉克通过征服直接地或通过恫吓间接地获得强制规定油价的能力。谁都无法保证伊拉克扩

---

① 据我所知，“世界新秩序”一词是我于8月中旬从利雅得发出的一封高度保密的电报中首先使用的。这就是后来老布什总统和其资深顾问们使用这一词的意义和背景，而不是带有其他人后来所赋予它的霸权主义色彩。

② 这两个师的部署和补给模式与1980~1988年两伊战争期间为进攻而重新发起推进的典型模式是一致的。



张领土的胃口将只限于科威特。允许后冷战时代以较大的国家不受惩罚地吞并其较小的邻国这样一个先例作为开端，将严重破坏新时期的稳定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前景。事实上，纵容伊拉克的侵略，将使国际体系自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取得的所有成就付之东流。当然，美国不会允许我们的长期战略伙伴和朋友沙特阿拉伯在不严重损害美国信誉的情况下被占领。<sup>①</sup>

我与国防部长理查德·切尼（Richard Cheney）以及其他资深美国官员一起返回了沙特阿拉伯。之后我们于 8 月 6 日在吉达会见了沙特国王法赫德（Fahd bin Abdulaziz）。在研究了伊拉克人在其边界构筑的防御工事和伊拉克侦查队进入沙特阿拉伯沙漠地区 20 公里处的空拍照片后，法赫德唯一的问题是美国是否愿意部署更多的部队，而不仅仅是象征性地部署。施瓦茨科普夫将军概述了在沙特王国部署 22 万名士兵的计划。<sup>②</sup> 法赫德国王请求立即着手部署。8 月 7 日，美军的先头部队第 82 空降师抵达了沙特阿拉伯。

## 美军的部署及其意义

施瓦茨科普夫将军和我都敏锐地意识到，美军及其保守的穆斯林东道国之间可能发生严重摩擦。<sup>③</sup> 在他离开吉达之前，我们讨论了第 1

- 
- ① 美国与沙特阿拉伯有关的利益常常被归结为得到能源供应、继续温和地治理伊斯兰的圣地，以及运输。关于石油的观点是不言自明的。第二点也不难理解，麦加城被当作在世界十几亿穆斯林中散布极端反西方思想的布道坛。最后一点，阿拉伯半岛是横跨亚洲和欧洲的海运和空中通道，也是世界交通运输线上的咽喉要道之一。
  - ② 这些计划（后来被命名为“沙漠盾牌行动”）得以制定，是由于上面提到的美国完全偶然地事先安排了在科威特发生紧急情况下的代号为“指挥所”的演习。
  - ③ 沙特阿拉伯是唯一一个在殖民主义时代之后没有受到西方传教士或西方士兵渗透而存活下来的非西方王国。许多沙特人把他们的宗教传统解释为禁止非穆斯林的，尤其是不信仰伊斯兰教的武装部队在王国土地上的存在。在沙特阿拉伯，酒被看作一种危险的毒品。销售和拥有酒是一项严重的犯罪，而且常常会受到当众鞭笞的处罚。沙特的传统禁烟了女性，不允许她们开车，并要求她们在公开场合必须围头巾。





号命令的大致内容：禁止部署在这一战区的美国士兵饮酒，并要求他们忍受阿拉伯文化和伊斯兰教的灌输。<sup>①</sup> 我们也同意，我们必须与沙特人就被部署在沙特的美军的法律地位达成谅解。我们的士兵、水手、飞行员和海军陆战队队员必须有权进行非伊斯兰教的宗教活动。军中的妇女也需要免除沙特习俗所强加的宗教教规的限制。<sup>②</sup> 我们还需要制定使馆、领事馆和将军的非军事事务官员之间密切合作的程序，以迅速处理争端并在没有失控之前解决它们。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留在吉达，以处理沙特人坚持要为已经开始的美军部署建立一个有效的法律框架的要求。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过程。华盛顿的官员们既体会不到沙特方面的紧迫感，也不能体会沙特人（和我）对使美军服从于伊斯兰法律和惩罚的政治含义的担忧。<sup>③</sup> 可以理解的是，他们倾尽全力要建立一个在政治上支持反对伊拉克行动的国际基础。与安理会成员国进行磋商、向国会议员做简要汇报，以及努力安排埃及和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的飞机、轮船和军队，使得沙特人忙得晕头转向。心急如焚的沙特人最后命令他们驻华盛顿的大使班达尔（Bandar bin Sultan Al-Saud）王子殿下直接与白宫交涉这些问题。

在美国军方的领导一方，特别是那些我在沙特阿拉伯与之打交道的人，<sup>④</sup> 都敏锐地意识到：美国和结盟伙伴需要 5~6 周的时间才

---

① 这一命令导致了一个令人吃惊的结果：几千名美国士兵对伊斯兰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继续自学《古兰经》，并最终成为了穆斯林。

② 女性当时已经成为美国军队的有机组成部分。与美国军队中的妇女人数不成比例的卡车司机、吊装手和其他后勤专家都是女性。

③ 最终双方达成一致：部署在沙特王国的美军被视为分派到我的使馆的“外交人员”，并可以享受技术人员的特权和豁免权。随着美军部署的士兵日益增多，我开始领导起历史上最大的大使馆，有大约 55 万名重装的“外交人员”被派到利雅得大使馆。

④ 中央司令部的空军指挥官查尔斯·霍内尔（Charles Horner）中将留在了沙特阿拉伯。他负责在利雅得建立一个前沿总部，重新在此设立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以指挥空中力量（美国空军和海军）抵御可能进犯沙特的伊拉克军队，并管理部署所需要的大量军队、弹药和设备的空运。